

第一節是「關於改進工業計劃工作和擴大各企業的經濟自主性」，第二節「關於加強各企業經濟刺激和鞏固經濟核算制」，第三節「關於加強各企業工作人員改進工作的物質福利措施」；第三個部份「改進工業管理組織」；第四個部份「有組織的實行計劃領導工業的新制度」。

柯錫金的報告，於九月廿九日經俄共中央全會決議通過之後，關於改組工業管理部份，又送最高蘇維埃六屆六次大會審議。十月一日，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馬祖羅夫代表政府出席最高蘇維埃會議對本案提出報告，最高蘇維埃於十月二日決議通過，經簽署後於十月三日明令公佈，成爲法律。

一、本報提出的背景

蘇俄最近幾年發生國民收入和工業成長率降低的情況，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速度也發生緩慢的趨勢。

在工業第一類和第二類之間形成一種不正確的對比關係，於是造成農業和 second 類工業生產落後的情況，以致影響到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物質福利的水準都無法提高。

現時工業的發展速度是決定於技術進步和採用最新科學成就的上面，但是蘇俄在這一方面尚有一些實質的困難，以致嚴重的影響到工業生產和企業的技术革新。

現時蘇俄有勞動能力的居民從事社會生產或求學者祇佔八五%，其餘未納入社會生產中的居民則從事個人副業和家務，也就是西方報導中所稱的失業。勞動力過剩的現象發生在許多小城市中，特別是在烏克蘭的西部地區、白俄羅斯、外高加索許多地區、以及俄羅斯聯邦某些中央地區內，有巨大的勞動力後備未加動用。

二、蘇俄經濟改革的目的

關於蘇俄此次提出的經濟改革，其目的何在，我們可從三個重要資料方面去找答案。

第一個資料是蘇俄最高蘇維埃於十月三日公佈的「關於修改工業管理機關制度和改組其他某些國家管理機關的法令」，這個法令開宗明義指出：「爲改進工業管理起見，蘇俄最高蘇維埃規定……」，這不能說就是此次

改革的目的。

第二個資料是俄共中央九月全會的決議，指出：「爲進一步發展工業和提高社會生產的效率，加速技術進步，增加國民收入的速度及在這個基礎上保證進一步提高蘇俄人民福利起見……」，這裏雖然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某些概念，但仍嫌不够顯明具體。

第三個資料是柯錫金的報告，他說「……此項改革的實際實現，將有可能使蘇聯人民獲致生活的改善，將我們祖國的威力和國防能力提得更高，加速我國向共產主義前進。」

總之，蘇俄此次改革的目的，是以改善人民生活爲藉口，最近的一個目標要達到提高蘇俄的經濟威力和國防能力，最後一個目標是爲共產主義前進而創設條件。

三、蘇俄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

從柯錫金在俄共中央全會所作報告的命題上看，蘇俄此次改革的重點主要爲三個，即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和加強工業生產的經濟刺激，但據柯錫金在報告中說，蘇俄部長會議提到俄共中央全會上的建議分爲兩組，一組是關於完善計劃工作，加強企業經濟主動性和經濟刺激的，第二組是關於改進工業管理組織的。他又補充說，第一組建議與全會之前核定的社會主義企業條例有密切關係，而第二組建議同已經通過的擴大各加盟共和國經濟權的決議有關。

完善計劃工作

根據柯錫金的報告，蘇俄今後完善經濟計劃領導形式和每一個企業經營方法的主要方向有三：

第一、規定許多提高國家計劃工作科學水準的措施；

第二、建議一個擴大各企業和各聯合組織經濟自主性和主動性及提高各企業作用等措施的制度；

第三、建議加強並且發展經濟核算制，在價格、利潤、獎金、信貸等辦法幫助之下，加強經濟刺激。

從柯錫金的報告中已可得到一個肯定的答復，蘇俄今後在完善計劃工作

的目標和口號下，並不意味要放鬆中央的計劃領導，他所強調的是中央計劃領導與發展各加盟共和國、各地方機關和各企業的主動性打成一片。

改進工業管理

關於改進工業管理問題，柯錫金強調，在社會主義領導經濟的制度下，祇有採用部門管理原則才可能使領導工業的力量集中。為了改進工業領導，就必須依照部門原則建立一些機關，這些機關就是享有領導各部門生產權并且對發展這些部門負全責的各工業部。

為顧到各工業部門生產——技術的特殊性，規定建立三種工業部，即：全聯盟的工業部，聯盟兼共和國的工業部及共和國的工業部。

綜合柯錫金的報告和最高蘇維埃所公佈的法令，在管理機構方面發生的變化如下：

- 一、新建立十一個全聯盟工業部（其中：新建者九個，由原來的國家委員會改組者二個）；
- 二、新建立十七個聯盟兼共和國工業部（其中：新建者十一個，由原來國家計劃委員會改組者六個）；
- 三、原來的國家科學研究工作協調委員會改為全聯盟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 四、原屬於蘇俄國民經濟最高會議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改為聯盟兼共和國之國家計劃委員會。
- 五、原來屬於蘇俄國民經濟最高會議的國家建設事宜委員會，改為聯盟兼共和國的國家建設事宜委員會（簡稱國家建設委員會）。
- 六、建立聯盟共和國的國家物質——技術補給委員會（或譯為國家材料技術供應委員會）。
- 七、撤銷蘇俄國民經濟最高會議；
- 八、撤銷蘇俄及各加盟共和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
- 九、撤銷全國各經濟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

關於各共和國所轄的工業，即所謂地方工業，是設部，還是建立管理局（聯合組織）管理，柯錫金在報告中聲明由各共和國自行決定。

柯錫金說，驟然的看起來，可能顯得所建議的工業管理新組織措施，是

一個極為普通的將過去裁撤的部復原而已，不過，他說，要作如是想，就是未考慮到許多新的情況。要建立的各部將完全在另外一些新條件下工作。柯錫金強調說，所建議的改進管理組織和加強工業管理方法的措施，是建築在國家統一規劃同企業澈底實行經濟核算制打成一片的上面，是建築在集中化的部門管理同廣泛的地方經濟主動性相結合的上面，是建築在一長制原則同提高生產集體作用而為一的上面。

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

關於加強經濟刺激，具體提到的直接與職工福利部份有關的，主要為以下三點：

- (一) 必須規定一種辦法，以便各企業在解決提高生產、改進產品品質、增加利潤和提高生產盈利率之後，提高工人和職員的勞動報酬；
 - (二) 每一企業將依靠所獲利潤提成建立工作人員物質鼓勵基金；
 - (三) 各企業尚應再建立社會——文化設施和住宅建設基金。
- 此外，與經濟刺激有着密切關係的經濟核算制，柯錫金說的比較詳細，他說，在新的條件下將要加強和發展以下三點所包括的種種：

- 第一、應當建立一些條件，以便各企業能够自行決定完善生產的問題，並且關心更好的利用為它們所指定的生產基金，從而增加產品的生產和增加所獲的利潤率；
- 第二、應該加強各企業之間經濟核算的原則，保證嚴格遵守交貨，並且加強完成所負義務的物質責任；
- 第三、必須在經濟核算制的基礎上，從物質方面鼓勵企業的整個集體，每一個車間及工段，不祇是完成自己的任務，同時也要改進企業工作的總結果。

此外，與加強經濟刺激有密切關係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價格構成的制度，必須隨之而變，否則即等於畫餅充饑。據柯錫金說，在籌備召開本次全會的過程中，俄共中央主席團和蘇俄部長會議曾經決定在國家計劃委員會之下成立一個國家價格委員會。該會受命以價格必須最大限度接近社會必要勞動消耗的水準為出發點，起草關於制定工業品批發價格基本方向的建議，并且在1966年一月一日前呈核。今後的新價格必須保證實現預定的完善計劃工作和各企業經濟刺激的措施，詳言之，就是要保證生產費和流通費得到

補償，每一個正常工作的企業依照批發價格應由銷售品項下得到利潤，並且有可能適當的建立起鼓勵基金，以及擁有擴大自己活動，支付固定基金和其他繳到預算內的資金。

擴大企業經濟自主性

柯錫金說要擴大各企業的經濟自主性，就要裁減上級為各企業核定的指標，同時在計劃中要保存針對着提高生產效率的那些指標。

除現行的「總產量」指標將由「產品銷售量」的指標代替外，上級應為各企業核定的指標是：產品銷售量，產品主要品名表，工資基金，利潤和盈利率的數目，繳給預算和由預算撥給的款項；除此之外，還要為企業規定的是：中央的投資額及投入生產的基本基金，採用新技術的各項主要任務，物質技術補給各項指標。其他的經濟活動指標，將由各企業自行規劃，不必經過上級機構的批准。

柯錫金所謂在計劃中保存針對着提高生產效率的那些指標，也就是他另外所說的：「今後仍將在技術進步、投資、價格、勞動報酬和財政方面推行統一的政策，將保證實行統一的統計和決算制度。」

四、蘇俄經濟改革的推行程序

這個案子分別經俄共中央和最高蘇維埃通過與完成立法程序後，預定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起實行。關於這一點，根據現有的有關資料看來，所謂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起實行，是指局部的，或在原則上，而不是全部的。現在分別就管理和價格的實施步驟及此項改革今後可能實現的發展說明於後：

關於管理組織的新建與改組問題，柯錫金說，預定關於完善工業領導的措施，要逐步和有組織的依照嚴加推敲過的計劃來實施。各部的組織工作需要一個相當時間，不是一蹴可及的。他又說，目前各企業將不移交給各部管轄，各國民經濟委員會仍繼續自己的活動，並且負責所轄各企業的工作進行不輟；各國家部門委員會在完成自己的義務方面所負的責任，亦毫無二致。

關於價格改進問題，柯錫金說，計算各種產品批發價格的水準，並且起草各工業部門的新價目表，需要很長的時間，顯然新的價目表要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才能實行。不過，他說，凡是已過渡到新的經濟刺激條件上的工業各部門，將先於這個期限進行，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及價格委員

會應將現行的價格加以修正，以便消滅這些部門的產品價格在盈利率方面不合理的差別。

說到此項改革的今後發展，是局限於輕工業範圍以內，還是將普及到整個工業領域？是局限於工業領域，還是普及於其他領域？我們可以從柯錫金以下兩段話中得到答案。

柯錫金說，所提的計劃工作和經濟刺激制度，基本上也將用在建設，鐵路運輸，以及國民經濟其他許多部門，不過，不考慮它們經濟上的特殊性和擺在它們面前的任務機械的在這個方向上工作，是不行的，要逐步的去實行。

他又說，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生產企業條例草案，在各企業工作人員廣泛參加下，討論一個很長的時間，現在業經俄共中央及蘇俄部會議審查通過，並且在本次全會後實行。這個條例，不祇是決定工業方面各企業經濟活動業已成熟了的問題，而且也決定建設、農業、運輸和電信交通方面的問題。

五、國際上對蘇俄經濟改革的反應

柯錫金相信，蘇俄此次所作的經濟改革毫無疑問的將在國外得到巨大的反應，這個反應可分為三方面：

一、他預料各共產國家（當然指東歐而言）將滿意的擁護俄共中央此項決定，因為完善工業的經營方法，歐洲各社會主義國家差不多都在實行，他相信蘇俄和歐洲其他共產國家向新的經濟經營方法上過渡，為加深國際勞動分工為緊密協調相互有益的國民經濟計劃創設良好的前提。

二、柯錫金相信，蘇俄此項經濟新改革將受到亞非地區新興國家的歡迎。三、柯錫金指出，所建議的經濟改革，其重要的國際意義，是它加強社會主義在兩個不同社會制度的經濟競賽中的地位。同時柯錫金斷言，蘇俄的敵人要竭力歪曲此項決定的本質。他好像發牢騷的說：「我們是想知道如何把我們的工作做的更好一點，更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他們像往常一樣，硬要說我國的社會生產制度破了產，說蘇俄資本主義經營的立場在增長，說計劃的原則要自然而然改為市場的調節。他認為西方作此種宣傳，是追求另外一個目的：使西方吃驚的是許多亞非獨立國家正在選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所以他們要力求破壞社會主義的威信和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的方法。

吾人以為，柯錫金對於國際反應的判斷未免過份樂觀，今日的共產集團

各國已非昔比，對本案是否熱烈擁護，不決定在當時的口頭上，而要決定在今後表現到國際勞動分工的行動上，尤其其匪及其反俄集團必不可免要予以理論上的批判，醜詆的程度將遠超過西方反蘇俄經濟制度的經濟學家。今日的亞非各國亦遠非往日的幼稚與盲從，對於是非之辨，已毋庸他人代庖。所以柯錫金樂觀的判斷，均將受到事實的考驗。

六 結語

現在，蘇俄的經濟改革已經從醞釀論戰而成爲定案，雖然不是像一九五七年那一次的改革，在決定以後即雷厲風行，而是要逐步實施，但其勢在必行，這已是無問題的了。

最後要研究的，最低限度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蘇俄的經濟在新條件下是將要變質，還是將要更有效的促進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建設？另一個是本案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會不會像一九五七年那次改革一樣，弄的虎頭蛇尾、流弊叢生和中道而廢？

關於第一個問題，柯錫金認爲西方的經濟學家們將此項改革說成是向資本主義轉變，這個希望要撲一個空。他指出，因爲經濟制度的本質，在於國家政權、生產的資料和工具在什麼人的手裏？爲那一個階級的利益而發展生產和分配利潤？他認爲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同時他強調，蘇俄在這一點上，過去是，也將永遠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

關於第二個問題，柯錫金認爲這件事要成功，就必須做到三個條件：（一）精確而有組織的準備工業經濟的領導向新條件上過渡；（二）針對新的任務與新的要求提高工業幹部經濟活動的水準；（三）廣泛的開展勞動人民、各企業生產集體的創造積極性。

我們認爲柯錫金對於這兩個問題看得過於簡單，近於欺人自欺。蘇俄自建國以來，經濟制度已一再修改，除新經濟政策有所成就，爲世人公認外，其他無不中道而廢。此次的改革，其成敗之數決定在是否放棄其經濟中的民主集中制；放棄，則猶如新經濟政策，可以挽救蘇俄經濟的危機，亦即可能成功，但是俄共的基礎必隨之而完全變質，如西方所判斷者；不放棄，則地方與各企業仍然要受限制，柯錫金提案所縣的目標必不能實現，經過一定的時間後，轉用另一個改革來代替，而宣告失敗，走上以往的改革舊路。

王撫洲先生：

在旨慰俄民生對現活的狀不滿

現時蘇俄經濟改革是其立國以來不能解決的社會主義浪費、

無效率、不能管理經濟問題之同一問題，與史達林、黑魯曉夫所努力者并無不同。史達林會經努力於加強經濟核算、利潤和獎金制度而無所成就，今日之改革，誠如柯錫金所云，成敗在於價格之構成，據柯錫金所提出的辦法產品價格仍由中央設價格委員會訂定，這仍是命令價格，最多能表示供給方面生產成本，而不能表示消費者的需求——即生產成本也是由命令規定，不能真正表示供給的真相。因之也即是不能核算出來浪費不浪費。

價格既然是假的，則利潤必然是假定的，成爲待遇的一部份，而不能達到應有的激勵作用。價格和利潤既然不是由市場供需所決定，要提紅利必須由上級規定或核定產量標準，超過標準給予紅利；標準訂的高員工分不到紅利，訂的低至紅利分的過多時，必然會修改壓低，這又會引起員工的不滿。因此利潤制度并不能如自由經濟國家之有高度激勵，提高效率作用。

本人推想這一理想的利潤制度，最多能行之於消費品工業，而不會施行於以國家爲唯一購買人的重工業，更無法推行於農業生產。縱使這一管理和激勵改革辦法有所成就，也不能免除一般經濟的浪費。柯錫金的經濟改革最大作用將爲安慰蘇俄人民不滿生活現狀之政治意義而已。

嚴靈峯教授：

定要走共主產義的反路

壹、分兩點說：

（一）促進經濟國防建設，提高人民福利；

（二）從提倡「刺激」，「鼓勵」來說，這是說明，蘇俄勞動大眾對於生產工作缺乏興趣，換言之，對於此種制度之不歡迎和擁護，所以採取此不正常

的方法，這又證明四十餘年的經費建設並不能適應人民的需要。

①制定「價格制度」，即無異實行官定價格，同時要求價格接近「社會必需勞動」，即希望每個勞動者能獲得生活必需的一切資料，要使「接近」，即是說：目前尚未接近，也就是不能獲得他們所應得的報酬。這表現了生產與分配失却均衡。若從蘇俄全社會勞動總價值量看來：（一）目前他們還要提高生產技術和擴大再生產；（二）養活大量官僚、軍隊、特務；（三）擴充軍備和太空競賽；（四）援外支持所謂世界革命。在這種情況下要大量減少浪費，為不可能。因此，對於這一點是無法實現。

（二）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①從四十餘年的蘇俄建設歷史經驗看來，離此種制度很遠，而市場、商業、價格、利潤、貨幣種種現象的存在，證明他們尚無法消滅這些現象，反而逐漸擴大範圍而且由於「官定」。縱使柯錫金如何說，政權及生產工具在工人階級手中，然而事實上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本質。

②在國家制度上，他們認為將逐漸衰亡，而今日反而更加強化：尤其軍隊的不斷擴張。

③馬克思的「公式」，業經數十年的考驗，已證明許多不能實現，其不合現在世界潮流。尤其兩個不同世界的存在，要想達到共產主義制度，為不可能。

貳、總之，蘇俄此種計劃，可能在某些方面得到改善；但他們必定要走與「共產主義」相反的道理。

魏守嶽教授：

是否會影響經濟制度的改變？ 如何解決價格決定上的矛盾？

（一）剛才呂先生提到，蘇聯的經濟制度，是否會因

為實行新辦法而改變。柯錫金說不會改變，因為生產工具仍然操在國家的手中。我的問題是，社會上各種制度都是互相影響的，因此工業管理手段的改

變必然影響經濟的其他部門如農業等。這種經濟手段的改變是否會影響經濟制度的改變？（如改變則正如西方所預料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破產）。這是要請教呂先生和各位先生的。

（二）呂先生又提到蘇俄經濟改革實現的可能性，繫於價格問題。依蘇俄某經濟學家提到，如欲達成提高人民生活的目標，必需減低價格，因而必需增加國家若干倍支出才可能。對這點我發現有一點問題，因為蘇俄的歲入，直至一九五六年大部份依賴於交易稅，過去係以低價徵購和高價售出來達成大量交易稅的徵收。如果現在降低售價，則必影響歲入減少，更影響政府對工業投資的減少，增加產品成本，抬高價格。這樣在價格的決定方面好像形成了一項自身矛盾。如何解決這項矛盾，希望呂先生和各位先生指教的。（因為這項矛盾的解決，如呂先生所說是影響新經濟改革是否可能實現的）

李邁先教授：

蘇俄新經濟改革的歷史背景

蘇俄的經濟政策，自一九一七年蘇推埃政府成立，到今年為止，在為時將近半個世紀的期間之中，已有四項改革，最近柯錫金所提出的改革計劃，可以算作第五次的政策改革。

我想就其過去的四次改革，作一簡單說明，藉供討論的參考。

（一）第一階段（一九一七—一九二一），是所謂「戰鬥的共產主義」指導下的經濟政策。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即根據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教條，制定了一連串的法案（如土地法案等），以俄國人民從事「理論的試驗」，試驗的結束，農業崩潰，工業混亂，到了一九二一年坦包夫（Tambov）的農民暴動，和克羅斯達（Kronstadt）的海軍叛變發生之後，幾乎釀成另一革命的爆發，迫其不得不改弦更張，另求出路。

（二）第二階段（一九二一—一九二七），為「新經濟政策」時期，整個經濟政策由左向右轉，與資本主義合作妥協。具體的措施則有下列各點：①改行田賦制度，後來甚至由繳納實物改為繳納現金。②允許農民將餘糧在市

場出售，承認「利得」觀念。③小型工業准許由私人或由合作機構經營。④同意吸收外資，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⑤重開「國家銀行」，由自然經濟轉向貨幣經濟。

右傾的新經濟政策挽救了當時俄國的經濟危機。

(三)第三階段(一九二八—一九五七)，是所謂「建設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時期。史達林所提出的此一主張，使俄國經濟基礎發生另一重大變動。爲了建設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乃有一連串的「五年計劃」之實施。五年計劃共有六次，前三次實行於二次大戰之前，戰後又繼續推行三次，第四個(一九四六—五〇)，第五個(一九五一—五五)均於史達林任內制定，第六個(一九五六—六〇)則於黑魯曉夫執政期間擬定。第六個「五年計劃」實施了一半的時間，即因資金分配不足，執行多有偏差而於一九五七年九月被迫放棄。俄共二十一屆大會在黑魯曉夫主持下，通過「七年計劃」方案，自一九五九年起，預計到一九六五年完成，此一計劃，仍爲過去五年計劃的延續，其目的仍爲建設俄國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

(四)第四階段(一九五七—一九六五)，也可以稱之爲「黑魯曉夫主義」(Khrushchevism)的實施。黑魯在某些方面，確是一個「修正主義者」，他在一九五八年間一連頒佈了幾項新法令，其一爲取消了一九三三年以來的向農民徵購的制度，其二爲准許集體農場自行購置曳引機，原有了曳引機站則改爲修理站，其三爲實施農產品的統一收購制度。這三項措施，在經濟政策的觀點看來，是非常重大的改革，尤其是曳引機的同意由集體農場持有，實已違反了共產主義對於生產工具管制的教條。除此之外，黑魯曉夫在農業政策方面，當有若干新的措施，均與過去的傳統政策有所差異，限於時間，不能詳述。

以上這四個階段的經濟政策，並未根本解決俄國的經濟問題。俄國的工業建議，經過了三十年的努力，付出無數生命財富的代價，雖已獲致相當進步，但其農業建設，則始終未達理想，俄國農民仍然是天時氣候的奴隸，俄國的食糧仍仰賴國外的輸入，俄國的副食，仍然缺乏足夠的肉類，乳類與卵類。黑魯曉夫之去職，亦與農業建設之失敗有密切關係。

其所以失敗之基本原因，在於支配它的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共產主義

的教條，有其先天性的錯誤，俄國當局爲欲解決是項難題，必須跳出這一個先天性的拘束，改走一條「新」的道路。此次柯錫金政府之經濟改革，不論其披着什麼外衣，在骨子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它是在逐漸尋求一條新的方向，這條「新路」是什麼？則有待在座的各位經濟專家的分析評論了。

王作榮教授：

顯然是想制上大變
然思與度的轉

一、我們討論蘇俄這次的經濟改革，應將政策與制度分開，蘇俄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

，即集中力量加速經濟發展，建設重工業，而置農業、輕工業，與人民的生計水準於不顧，這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它現在是一個強國就是一個證明，這種政策是否正確，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我們無法作結論，正如有些國家注意人民生活，農業，輕工業，而忽視重工業與經濟發展速度，我們不能說這種政策是對是錯一樣。

二、但蘇俄這次的改革是經濟思想與制度的改變，這就值得我們的注意了。依照馬克思的說法，利潤是資本階級剝削勞動階級剩餘價值的結果，而共產國家是勞動階級專政的，勞動階級專政而允許別人剝削勞動階級，這就是共產經濟制度的破產，共產制度不允許有私有財產制度，但有利潤就有私有財產，有私有財產就不是共產社會，所以蘇俄這次的改革，顯然是思想與制度上的大轉變——轉向資本主義社會。

三、柯錫金認爲祇要生產工具在政府手中，便不會使共產主義變質，其實生產工具在誰手中並不重要，在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工具在少數私人手中，但生產與分配都得聽令於利潤與價格，私人資本家並不能作主，現在蘇俄恢復利潤與價格，則生產工具雖在政府手中，亦當聽令於利潤與價格，這與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多大區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照樣有生產工具在政府手中，但絕無人認爲那是共產主義。

四、至於這次的改革能否成功，無關重要，蘇俄這次的改革乃是承認基本性人的不可改變——追求私利，追求自由(例如消費者的選擇自由)。這種人

性既不可改變，則從長期的觀點看，蘇俄遲早會走上這一條路。

五、其實，資本主義社會也在根據基本人性修改他們的制度——不願意過貧窮生活，不容許有貧富懸殊，所以資本主義社會都在盡全力維護人民的起碼生活，平均社會財富，我預料未來若干年之後，這個世界將不會有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存在而走向一個混合制度的社會。

施岳先生：

提 出 點 三 究 研 論 討 革 改 景 背 題 問

敬。

現將本問題分爲下列三點研究：一、七年計劃與工業成長率，二、「利潤派」與「統制派」之論戰及李柏曼經濟理論之實驗，三、烏斯丁諾夫其人其事。

首先研究第一點的前一部份，本人在去年八月出刊的「蘇俄問題研究」第五六期上，發表一篇以「蘇俄七年計劃與化學工業」爲題的文章，會對七年計劃無法如期完成有所評述，茲擇其內容如下（僅有關工業部份）：

在七年計劃中，主要工業預定產量是——

- ①鋼 增加百分之六〇，一九六五年總產量爲八千六百——九千一百萬噸。
- ②煤 增加百分之二〇，一九六五年產量爲六億噸。
- ③石油 增加百分之二〇，一九六五年總產量爲二億三千——二億四千萬噸。
- ④電力 增加百分之二〇，一九六五年總產量爲五千——五千二百億瓩小時。

⑤汽車 增加百分之六〇，一九六五年總產量爲八十萬輛。

我們來檢討一九五九——一九六三年五年中工業生產情形。爲了易於明瞭，根據蘇俄中央統計局所發表之資料，就各主要工業產品過去五年中逐年

蘇俄當前經濟改革問題

平均產量，及今後兩年內爲了達成七年計劃之預定產量每年應有平均增產量，刊比較表如次：

產 品 類 別	由一九五九—一九六〇	由一九六〇—一九六四	一九六五
鋼 (單位：百萬噸)	五	三·五	三·五
電力(單位：十億瓩小時)	三五	五〇	五〇
石油(單位：百萬噸)	一八	一五	一五
煤 (單位：百萬噸)	一二	三八	三八
化 肥 (單位：百萬噸)	一·六	七·五	七·五
人造纖維(單位：千噸)	二九	一七八	一七八
化工設備(單位：百萬盧布)	三三·六	四八·八	四八·八
各類紡織品(單位：百萬公尺)	二四〇	九〇〇	九〇〇
皮鞋 (單位：百萬雙)	二二	二七	二七

由上表看來，可一目了然，除鋼與石油兩項之增產，如無意外，當能達成七年計劃之預定產量外，其他如皮鞋、化工設備、電力三項較爲接近，餘均無法達成。

近兩年情形又如何呢？本年統計數字，有待明年元月始能公佈，暫置諸不論外，蘇俄中央統計局已將一九六四年統計數字，在本年元月三十日之「真理報」上予以公佈。由這些數字更證明我們對七年計劃之評述是正確的。茲擇錄主要數字以供參考：整個工業產品較一九六三年增加百分之七·一，其中鋼——百分之六；電力——百分之二一；石油——百分之九；煤——百分之五；化肥——百分之二八，化學纖維——百分之二七；化工設備——百分之五；各類紡織品——百分之六；皮鞋——百分之三。

現在繼續談第一點的後一部份。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馬祖羅夫在本年十一月一日向最高蘇維埃會議所提出之報告說，「……：……：在當前的七年計劃期間，蘇俄工業增長每年平均速度是百分之九點一，而美國在最近七年內每年平均增長的速度只不過是百分之三點九，英國是百分之三點五，法國是百分之五點六，西德是百分之六點五」。這是謊言。

我在去年七月出刊之「蘇俄問題研究」第五五期上，曾以「蘇俄經濟成

長率之低落」為題，發表一論文，就是討論本問題的。茲將其內容簡介如次：

一九六三年年底，美國國務院會將中央情報局所獲得之蘇俄情報資料，予以公開披露，該局并根據是項情報之研究，認為蘇俄經濟發展之速度，近數年來急劇下降，而最近兩年（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已降落百分之二點五。

在上項資料中同時指出，蘇俄一九六三年總生產價值為二千五百億美元，較一九五八年增加四百五十億美元，此五年（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內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二二（每年平均為百分之四點四）。美國一九六三年之總生產價值為五千八百四十億美元，超過蘇俄一倍以上，較其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千零八十億美元，五年合計之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二三；西歐主要國家一九六三年之總生產價值為四千億美元，較其一九五八年增加七百八十億美元，五年合計之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二四。

上項資料，正擊中蘇俄要害，使其無法繼續玩弄其統計數字魔術，全國顯然，均為文加以反駁，其中有一篇倒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一九六四年元月十五日之「真理報」上，曾發一篇馬伊斯基之文章，表面係研究蘇俄經濟之發展及其近況，實則用以反駁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公佈有關蘇俄經濟情報之「不確性」。該文在結論中透露，蘇俄一般社會生產（包括農業在內）最近兩年之增產率為百分之十強。所謂最近兩年，係指一九六二與一九六三年兩年，合計之增產率既為百分之十，則每年平均為百分之五。

根據馬伊斯基這一篇文章，可以獲得下列兩點結論：

○一九六二與一九六三年兩年中，其經濟成長率每年平均為百分之五（俄方資料仍難免有誇大，但與美方所指出者接近）。

○其經濟成長率已明顯地逐年下降，近兩年來下降幅度幾達一倍。

蘇俄在七年計劃無法完成以及經濟成長率已逐年下降之困境中，不得不尋求出路，正如陸匪定一所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修」。

現在進行第二點之研究。

去年（一九六四年）為蘇俄經濟界（包括學者、領導階層、行政首長與實際工作人員）對「計劃經濟」各有關問題，作徹底檢討之一年。由於觀點

不同，如是形成革新之「利潤派」與死硬之「統制派」兩對立派系。前者多數為授、學者，且實力較弱；而後者為領導階層，且初期俄共中央曾予全力支持，故聲勢浩大。兩方之論戰，前後延續一年，時緊時弛。

此次論戰，係由一位名伊里娜女性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文學報」上所發表以「還有什麼未順利完成……」為題之一篇感想而觸發的。她在該文中，僅揭露集中管理與嚴格統制之計劃經濟中必然產生之不合理現象，而對此種制度之本身，仍未進一步予以全面批評。

「經濟報」（俄共中央對經濟問題之喉舌）立即予伊里娜以反擊，於該報同年三月七日之一期上，刊登以五個最高經濟機構代表出名之反駁文章，標題為「究竟那些還未順利完成？」。

蘇俄科學院院士經濟學家聶姆奇諾夫（彼於不久前逝世）之介入而掀起高潮，他於三月十二日「文學報」上發表一篇題名「問題是有的」文章，其立場完全與伊里娜一致，且進一步擴大討論到現行計劃制度之一切缺點。他坦白指出中央與地方關於功能之劃分是不正確的，應付與地方更大權力，並使其獲得完全主動。

聶姆奇諾夫同時在三月出版之「共產黨人」第五期上發表了另一長篇文章，題為「社會主義經濟與計劃生產」。這位蘇俄科學院院士，在這一篇文章中，將過去前後所發表有關反對現行統制或計劃經濟問題之言論作一總結，使之系統化，形成一新經濟思想體系。

「經濟報」復於五月九日之該報上，刊登一篇反駁聶姆奇諾夫意見之文章，該文由蘇俄及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各高級經濟機構署名。聶姆奇諾夫再於六月十三日「文學報」發表一文，題為「談一點爭論」，作為答覆。而上述那些最高經濟機構，復於六月廿七日「經濟報」另行刊登一文，題為「供給或交易歟？」重覆以前對聶姆奇諾夫之指責。

據蘇俄報紙報導，莫斯科普利哈羅夫國民經濟學院，對此一問題會舉行一次學術性之辯論會。在這一辯論會上，首先由聶姆奇諾夫院士發言，另有十一人繼續表示意見，在此十一人中，僅一人擁護聶姆奇諾夫，因此，聶姆奇諾夫在會中完全陷於被圍攻之局勢下。

在聶姆奇諾夫與「經濟報」間展開激烈論爭時，八月十七日「真理報」

上刊出蘇俄科舉院另一院士特拉派茲尼科夫一篇文章，題為「對企業之經濟管理須具彈性」，其一般立場，與李柏曼及聶姆奇諾夫二人接近。此文發表後，支持其意見者頗不乏人，由八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一個月內，「眞理報」平均每日不斷收得支持特拉派茲尼科夫意見之讀者來函，並分別予以刊登。「經濟報」於九月十九日亦以讀者來函名義展開反擊，其總標題為「多數之呼聲，不是取消，而是完成！」該報此次不僅以特拉派茲尼科夫一人為標，而係對所有反現狀份子加以總攻。

這場論戰，一直到十二月時才告完全停止。

接着我們研究到李柏曼經濟理論之實驗，也就是第二點的後一部份。

李柏曼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眞理報」上發表其第一篇文章，標題為「計劃、利潤、獎金」，主張以利潤為刺激企業活動之重心（詳參考資料（二）），是時贊成者遠不如反對者為多。

是年十一月俄共中央舉行全會時，授意「眞理報」對上項問題盡情討論，李柏曼此次再度重申其原有主張，對現行之計劃制度予以一般之批判，並堅持應以利潤為評定企業成績之主要指標。

直至一九六四年夏季（七月一日），李柏曼之理論，始被蘇俄當局予以小規模之實驗，特選定莫斯科市之「女布爾雪維克」及高爾基市之「燈塔」二縫衣工廠（該工廠均係聯合企業，規模甚大）作為實驗之場所。該二所聯合企業採用新定貨生產制度，即其生產計劃，并非完全依據上級之指示，而係以與各國營商店之直接定貨單為依據。目前每所分別與二二個國營商店簽訂合同，在售貨合同中是體規定之交貨時間、商品數量、品質、樣式、顏色、價格、包裝以及貨品運送等。

改革獎金制度，亦為李柏曼理論重點之一，這兩所聯合企業規定，工資係以「計件」為原則，由於品質改良，利潤率提高，企業獎金，亦隨之提高，此項獎金可高達其本薪百分之四〇（過去為百分之廿），工程師與技術人員之獎金則更高，為百分之五〇。

據本年（一九六五年）元月廿六日「眞理報」報導，「燈塔」聯合實施新制度之結果，獲得了一千五百萬盧布之定貨，且如期交出。原預定利潤為百分一八·一，結果却獲得百分之二一·二利潤。「女布爾雪維克」聯合企

業超額（百分之一〇五·三）完成定貨單，並超過預定計劃獲得百分之六，五利潤（原計劃為百分之五·七）。這兩所聯合企業之出品，在各國營商店從無積存現象，很快就可售罄。而自行開設之營業所貨品，其週轉期亦甚快，其中「女布爾雪維克」為廿四天，而「燈塔」則為二二·五天。

過去貨品無法推銷且不斷在倉庫中堆存一事，對蘇俄經濟而言，確是一項嚴重威脅，早在去年（一九六四年）三月時，積存而未售出貨品之總價款約值三十億盧布，如截至本年三月正，其總價款已高達五十億盧布。為了清除積貨，免積壓資金起見，政府不得不廉價推銷，去年十二月九日召開之六屆四次最高蘇維埃大會已通過一項決議，從一九六五年度國家總預算中撥款十四億盧布，以彌補由廉價傾銷而產生之損失。

由於李柏曼理論實驗之獲得成功，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決定於本年起，將「女布爾雪維克」與「燈塔」兩所聯合企業由實驗所獲得之經驗，擴大用之於四百個輕工業企業中（據一九六四年十月廿八日「經濟報」之報導，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決定，將百分之三一縫衣工業，百分之二七紡業工業，百分之三三製鞋工業，百之一〇皮革工業實施李柏曼所創導之新制度）。

從柯錫金向本年九月所舉行俄共中央全會提出之報告中，使我們獲知莫斯科公路運輸方面已採用新制度并收得實效。

此次實驗，促成俄共經濟改革之決心，柯錫金說，「在規劃工作和經濟發展方面將要發生的變化，不僅是建築在理論性結論之上，而且還建築在縫紉工業製鞋工業加紡織工業企業業已得到的實際經驗之基礎上」（詳柯錫金在此次俄共中央全會上所提出之報告）。

最後談到第三點，即烏斯丁諾夫其人其事。

本年三月廿九日在莫斯科所舉行之俄共中央全會上，在高級人事方面有若干新安排，其中之一就是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烏斯丁諾夫調升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并兼任書記處書記。這次人事調動，充分表示俄共新貴們今後將特別借重烏斯丁諾夫，有關經濟問題，讓其提供意見，作為主席團決定經濟政策之主要依據。

德米特利·費多洛維奇·烏斯丁諾夫係一道地之軍事工程人員，且一生大部份時間担任軍事工業之領導工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四一

年六月十一日)繼任范尼科夫爲國防工業人民委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烏斯丁諾夫(是時已積工升爲上將)由國防工業委員會主席，提升爲部長會議副主席；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他再由部長會議副主席升任爲第一副主席，并兼任新成立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可稱之爲小型部長會議，該會下轄有三個國家委員會：國民經濟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與國家建設委員會)主席。

烏斯丁諾夫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入閣(由人民委員會而部長會議)以來，迄本年三月調俄共中央工作止，已前後繼續不斷二十四年矣。在政府部門工作中，俄共領導階層內，較其資深者僅米高揚與柯錫金二人而已。彼不僅爲最高之軍工權威，且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兼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以來，對蘇俄全盤經濟瞭如指掌。

此外，烏斯丁諾夫對部長會議影響力亦甚大，查該會議內現有之八名副主席中，除魯德涅夫與史米爾諾夫爲軍工人員，且爲其一手提拔絕對聽命外，另戴姆什茨(兼任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羅馬科(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諾維科夫(原兼任國家建設委員會主席現改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與烏斯丁諾夫曾有一段隸屬關係(該三國家委員會直隸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亦不得不尊重其意見。

綜觀以上分析，可以斷言，蘇俄此次經濟改革，烏斯丁諾夫定扮演一幕後主要角色。

周之鳴先生：

質物
勵鼓
加增
產共
義主
必勢
質變

一、柯錫金的改革計劃是先提出蘇共黨大會，並經布里茲涅夫在報告中的全力支持而通

過的，外傳內部黨政雙方有爭執與柯、布兩魔的爭權，並無事實。

二、蘇聯應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概念，利用商品生產、價值法則、利潤、

盈餘等作爲經濟刺激方法由來已久，早在列寧時期就有了，史達林在死前一年所著「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對於採用這些概念與方法，更有詳細的說明。所以並不是今日柯錫金才開始利用資本主義的制度。

三、柯錫金改革計劃所提出的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辦法，也不是新的，而是舊調重彈。所謂改善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與加強工業生產的經濟刺激這幾個問題，無論在列寧或史達林時代都是始終存在的。黑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與廿二次大會，更嚴重的提出這些問題。但這些問題也一直到現在沒有解決，而死拖的辦法也都失敗。再今日的改革都是根據李柏曼教授的建議，李柏曼的建議也不是開始於一九六二年，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他那年題爲「論工業生產計劃與工業生產發展的物質鼓勵」一文內容也與一九六二年的「計劃、利潤、獎金」一文相同。

四、然則，今日柯錫金的改革計劃，是否有效？以改善工業管理來說，主要的仍是把一九五七年以前實行無效的三類工業的制度恢復，以代替今日的各級國民經濟委員會，但三類工業部以前不行，現在就行了麼？且只要官僚主義仍然存在，管理機關無論怎樣變，也必無法達到改革的目的。以完善計劃工作來說，柯錫金改革要點，是更進一步擴大企業的權限，但這辦法在一九五六年以前也一直在實行，歷年的生產也並不因此而提高。李柏曼認爲問題並不在此，而在如何大大地增加物質鼓勵基金。但以物質鼓勵來說，柯錫金計劃只說以一部分利潤作爲物質鼓勵基金，比例多少不得而知。依李柏曼主張，中央不管企業的成本與利潤，只規定企業的贏利任務，把贏利指標作爲基本指標，這贏利指標除包括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的貨幣支出，還統一計劃勞動生產率，平均工資，管理費用限額等等。他有句名言：「贏利任務是基本的，產品的成本是次要的；不是贏利產生于各種產品的成本，而是成本決定于國家規定贏利任務的執行情況」。即經濟刺激應以增加贏利爲第一。依他計劃，贏利應有長期計劃，以五年爲例，第一年基數爲百分之五，到第五年逐年累積增加的贏利應有百分之廿以上。如今日的改革有此基本指標，那麼蘇聯經濟或有發展的可能。但如真正如此，則由于物質鼓勵基金的增加，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勢非變質不可矣。

夏忠茂教授：

這次改革並不是走向資本主義

何研究，但因為經常能接觸到此類資料關係，所以願意將個人的一點意見提出來，就教於各位。

一、我覺得這次蘇俄經濟改革的意義並沒有像當年列寧提出來的新經濟政策那末重大。拿此次經濟改革與列寧新經濟政策來比較，當年列寧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前夕，蘇俄經濟瀕臨破產邊緣，列寧爲了要恢復經濟，不惜開放了一部份小企業讓私人去經營，甚至開放一部份大礦業讓外國資本家來經營，推行結果，到一九二八年完全恢復了一九一三年的經濟情況，成就很大。列寧所採取的新經濟政策允許了一部份私人資本主義的恢復，其右傾程度比起這次經濟改革要厲害得多了，但它並沒有讓私人資本主義繼續存在下去。

這次經濟改革，蘇俄並未經濟破產，祇不過在長期經濟發展中發生了停滯不進的現象，換句話說，在經濟發展上遭到若干困難，需要在工業經營方式加以修正，這那裏談得上是恢復資本主義呢？

剛才各位也指出來，蘇俄生產工具仍操在政府手中，在經營方式上採取若干資本主義的優點，豈能說它將走向資本主義。有位先生提到，由于工人分享利潤可能會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去。我認爲這是不可能的，因爲蘇俄私人財產是不能去謀利的，他們有錢儘可以買洋房、買汽車，但不能出租洋房和汽車，來收取租金，這是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之點。所以我認爲這次經濟改革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是走向資本主義。何況這次改革比起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在性質上和程度上要差得多了。但這次改革的意義在那裏呢？

第一、它改進了重量不重質的生產，過去生產計劃只着重量的規定，品質是很少過問的。第二、企業負責人的權力增加了，自主權擴大了，他在企

主席、各位先生、

剛才聽到各位專家的高論，本人深爲欽佩，本人對此一問題談不上有

業經營和管理上不必事事去聽上級的指示了。第三、工人的待遇提高了。第四、地方主義流弊革除了，從一九五七年各地設立國民經濟委員會後，形成地方經濟的割據局面，經過這次改革，完全剷除了。第五、經營不善的企業將被淘汰。所以我覺得這些是他們經濟改革後可能收到的效果。

二、柯錫金的演說中表示此次經濟改革目的有二：第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蘇俄現在的消費水準尚不及美國的四分之一，西德和法國的二分之一，和義大利相比也祇有百分之八十。而提高生活水準的最大妨礙是它要在軍事上和太空中與美國競爭。蘇俄工業規模只及美國的一半，可是爲了軍備競爭，其軍事預算和美國相等，負擔的沉重可以概見。以不及美國一半的工業規模和如此沉重的軍費負擔而妄想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那是何等的困難。

第二、要進一步發展工業，與資本主義國家作經濟競賽。上面說過蘇俄工業規模祇及美國之半，而生產效率又遠落美國之後，工業比美低一半，農業爲美國的四分之一，以如此低落效率，要想追上美國是不可能的，蘇俄有一位專家也承認：蘇俄在本世紀內是無法追上美國的。

總之，這次經濟改革祇是當前一種工業經營上的改進，要想藉此追上美國固然談不到，即使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也是很困難的，除非他不擴充軍備，放棄太空競賽，但要跟上西歐國家也是困難的，不要說美國了。以上一點淺見尙請各位先生指教。

明驥先生：

蘇俄經濟改革的背景

(一)共產主義集體化的經濟制度缺乏刺激生產的功能

蘇俄這個國家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它不但在政治上實行無產階級獨裁的極權政治，同時在經濟方面又實施完全由政府控制的集體制度。現在先介紹其集體制度的概況，然後再說明它何以缺乏刺激生產的功能。

蘇俄經濟集體制度的概況：○消滅了一切私有資本與私有生產工具；○

由國家建立的龐大機構來掌握所有的生產工具與權力，根據一定的計劃，來決定生產的種類、數量和品質；③由國家操縱的工會組織來控制所有的產業工人，使他們照國家所定的工資，在國家所指定的工作上貢獻其勞力與技術，沒有擇業的自由，也沒有協議工資和罷工的自由；④通過國營農場，集體農場，使所有土地公有化，掌握了一切勞動力與生產品；⑤由國家建立的各種國營貿易公司，配售商店，合作社，掌握所有輕工業及農業產品的分配，照國家所規定的價格，供給最低程度的消費，人民沒有協議價格和選擇消費種類，品質與數量的自由；⑥由國家釐定的各級新給制度，工資制度，並且配合信用制度，所得稅制度，與強迫儲蓄，公債制度等，以掌握全國人民的購買力；⑦對外貿易完全由政府壟斷經營；⑧利用法律上的懲罰制度，組織龐大的義務勞動力，也就是實行強迫奴工的集中營制度。

由上述可知，蘇俄人民在這樣的制度下，自然不會具有高漲的勞動熱情，其主要原因有下列數點：

第一、共產主義集體化經濟制度破壞了社會進化的動力。在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證明了私有財產制度確為社會進化的動力。因此，我國父雖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但是從不主張廢止私有財產，更沒有要以計劃經濟代替價格機能，今天世界潮流正是走向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

第二、由政府片面規定工資，工人無利潤可圖，缺乏勞動熱情。我們知道在非共產世界的社會，工廠的工人們爲了追求利潤，想盡各種方法，以最低的成本，和以最高的工作效率，生產各種物品、勞務以供應消費者的需要。現代生產技術與組織之不斷進步，都繫於追求利潤之一念。就在這種追求利潤的驅使下，經濟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消費者的需要得到適當的滿足，人類生活水準便不斷提高。但在蘇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下，既沒有利潤，而經濟進步的動力、發明、改進，講求效率的動機，便自然消失了。因此，他們所訂的無論是五年計劃或七年計劃的工業生產指標，都不能夠實現。

第三、由於實行農業集體化，使農民喪失土地所有權，不能自由支配生產品，因而消極怠工，對於國營農場或集體農場的生產計劃，漠不關心。我們從帝俄的農奴制歷史中，發現了一個事實，即一個有土地的自由人與不願

工作的農奴，在效率上有極大之差別。即前者效率高，而後者效率低。

到了蘇俄時代，我們也可以隨便舉出兩件事，以說明農民厭棄集體化的情形。一是從蘇俄四十多年來農業政策時左時右搖擺不定的演變中，表現了一個不變的定律，即每當蘇俄政府採取壓制農業經濟私有成份的政策時，其農業生產必將大量減退，並隨之發生嚴重之飢荒；迨蘇俄政府放寬對農業私有經濟成份控制，對農民採取讓步政策以後，其農業生產即迅速提高，而農業危機也自然減輕。另一是黑魯曉夫關於農民不熱心集體勞動的報告（見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香港時報），他說：農民們在其私有的不到半英畝田地的產品，竟佔全國肉類的百分之十四，蛋類百分之三十，蔬菜百分之六十五，而私有田地面積的總和，還不到全國可耕地總量的百分之二。

(二)蘇俄政府基於政治要求，忽視經濟條件，所擬訂的工、農生產指標，無法完成物質技術基礎建設的任務。

我們知道，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有兩條腿，一是工業，另一是農業。如果有一條腿不健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都不能達成，現在蘇俄已是兩條腿出了毛病。例如在工業方面，他們的計劃與實際脫了節，尤其在生產消費及運輸等那一套陳舊落伍的方式，絕對不足以與自由世界作經濟競賽，因而乃不得不學習所謂資本主義的計劃、利潤與獎金辦法。

其次在農業方面，更是蘇俄經濟發展中最弱的一個環節，最近兩年來，每年都要花費四億到五億美元向國外購買糧食，因此，當前蘇俄的農業，不但不能有效地服務和支援，而且還拖着工業這一條腿，使它無法大步邁進。造成如此惡劣情形的原因，同制度、計劃、投資以及生產技術，化學肥料等均有密切之關係。

陳澤普先生：

是代
修正
主義
一步
發展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問題，無論是從它的內容上，歷史上乃至事情的各方面來分析，都表現出在共產主義國家有一個基本的矛盾，他們始終不能夠解決。這就是他們的理想主義和他們現實經濟

的問題的矛盾，這矛盾他們總是不能夠統一起來。比如照他們的理想來說；當然就是馬克斯主義的理想，這理想就是要創造一個所謂沒有剝削的社會，但是就現實經濟來講，它是屬於實然（*what is*）的問題。當然我們不否認俄國的經濟，在這些年來儘管有許多批評它，但是它總有他的成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

但是經濟的主要問題在它是不是有發展，這就必須向前看。假若經濟沒有發展的前途，那就要影響到社會的生存，一個國家的經濟如果沒有發展的希望，那它在國際社會中，不但不能和旁國競賽，其本身的生存就成問題。俄國的經濟問題如從這個角度去看，它的問題是嚴重的，為俄國這些年來的經濟事實，愈來愈明顯地表示，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下生產力不能繼續向前發展。

剛才周之鳴先生提到過，在史達林死的前一年即一九五二年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曾經承認：經濟學是研究客觀的經濟法則的。也就是研究事實之實然的學問。前面所說，馬克斯主義的理想不剝削是屬於當然（*Ought to be*）方面的事，屬於倫理學的範疇。如果蘇聯有經濟學（嚴格說是沒有），但它的經濟學實在不是研究客觀經濟法則的經濟學，而大部分是一種主觀主義，企圖創造經濟法則而不是發現經濟法則的經濟學。

史達林就會承認：我們不能夠用主觀的政治、思想來改造或創造一個經濟的法則。主觀的政治意圖，不能代替客觀的經濟法則。蘇俄這多年來總是企圖用他們的理想，去改造現實的經濟，結果把經濟弄得愈來愈糟。為了遷就現實的經濟問題，則不能不對理想有所修正。多年來蘇俄在理想上作不斷的修正，用理想去遷就經濟的事實正足以顯示史達林所承認不能用主觀的意圖去改造客觀經濟的法則，是一個真理。

現在柯錫金的改革，乃至於在前的黑魯曉夫，甚至於再往前推到史達林時代，或者是列寧時代，他們所有過去的經濟改革，都可以證明這個問題，即是主觀的意志不能改造客觀的經濟的法則。共產黨時常說法則是「存在於人類的意志之外的」，但他們在經濟問題上總是想用他們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去意志地改造法則，創造法則。

這次柯錫金的改革，是遷就了經濟法則，但他并未完全放棄他們的理想

，他所作的祇不過是一次改良的工作。我記得貴所上次舉行蘇俄問題座談會討論柯錫金上台，我應邀發言時就說柯錫金的上台祇是修正主義的繼續，這次柯錫金對俄國經濟的改革，如說它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是言之過甚的，如果說是對馬克斯主義的一種革命，也是言之過甚的。我覺得還是借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俄國的這次經濟改革，乃是對馬克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進一步的修正主義而已。

鄧宇光先生：

消極革除一部份經濟積弊 但無法發生起死回生效用

我對蘇俄改進經濟措施的看法——

一、蘇俄預定於

明年一月一日起實行

的改進經濟措施，係以「改進工業管理，加強計劃工作及工業生產」為重點，其具體措施包括——調整管理機構，賦予領導全權以發揮主動精神，改進計劃工作，確定價格和注重物質鼓勵……等等。這一切，說明預計中的蘇俄改進經濟方案，並非放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無論是集體化或是計劃經濟，更不是對經濟原則的改變，而是在工業管理方式上、形態和技術上的改進。這種改進是局部的，經過慎重實驗，緩慢地進行的，對其可能發生的效果，僅抱著一種主觀的預期的「深信」和「願望」而已。

蘇俄這種經濟改進措施，在某些方面，可能產生若干效果，如使各項計劃工作更密切配合，鼓勵工作情緒，刺激生產力的提高，限制工人的流動，整肅工作紀律，甚至影響俄國人民對現政權厭惡的情緒……等等，不過，這些效果是短暫性的，只能消極地革除蘇俄經濟許多積弊中的一些微末部份，絕不足以對病人膏肓的蘇俄經濟發生起死回生的效用。

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存在着許多無可救藥的缺憾——包括理論上和制度上的——這些痼疾，不是如蘇俄擬議中的，局部的，枝節性的和技術性的改進可能根治。主要理由為：

○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石，蘇維埃政權的骨架，正如南斯拉夫的吉拉斯

所說：「經濟就是濃縮的政治學」。經濟生活在蘇俄，絕對受國家所訂國民（？）經濟計劃的決定及指導，目前的改進辦法中，無絲毫放棄現行經濟制度或任何經濟原則的徵象，則其成敗如何，自然不可卜知。

②在俄共觀念中，經濟是一種目的，同時也是一種工具，甚至於是一種武器，史魔未死前，就會表示集體農場制度是統治俄國農民的武器。所以政治，經濟和政權，在俄共獨裁體制中，實已凝為一體，而俄國人民，半世紀以來，所受荼毒最深而咒罵不已的，也莫過於俄共統治階層對他們經濟上的奴役和壓榨。俄共目前改變一些經濟措施，企圖加強提高生產力，同樣足以證明新的措施，將難為俄人所樂予支持發生效果的。

③蘇俄經濟演變史上，三十年代開始，就會不斷施行各種競賽獎勵方式，以刺激工作情緒，增加生產，如突擊者，社會主義競賽，斯泰哈諾夫運動，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及各種勳章之頒授等，同時並行嚴酷的懲罰，以防止怠工，破壞，浪費等，但均未獲得決定性成效，這次頒佈的改進措施，換湯不換藥，並無何新奇之處，其將蹈同一覆轍，亦可預言也。

④最主要的一點是任何經濟理論和制度實行的成敗，均與人類精神和道德因素密切相聯繫，在蘇俄社會中，根本無視「人」的價值與尊嚴，正如俄作家圖金采夫的一部小說：「人不僅為麵包而生活」一般，否定了「人」的意義，視「人」為物質，那麼縱使俄式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全部實現，又究有何益於俄國人民？半世紀以來的苦痛經驗，當前悲慘的現實，已替共產主義的前途描繪出一個幻滅的終結。

⑤俄羅斯民族是以具有奴性，懶惰……等特質著名的，俄國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沒有辦法克服這個民族的先天弱點，相反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制度，却是培養官僚制度，貪污，腐化，盜竊等罪病的溫床，而助長了這些劣根性的滋長，所以欲期依賴一些枝節的改進經濟措施，獲得俄共心目中預期的成效，實在是緣木求魚的事。

三、蘇俄對於改進經濟措施的可能成效，已如上所分析，另外一方面，其可能發生的影響，也值得我們重視，譬如：

①蘇俄為執行上述各種改進措施，關於價格的釐定，增加利潤，勢必提高產品成本，影響物價，對於人民生活水平，究將發生什麼關係，目前遺無

法論斷，但是這一措施之實行，必然延續相當時日，發生種種爭論。

①由於若干企業自主性和職權的提高，相對的是黨工幹部權能的減低，勢將導致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思想的活躍，或相反的，黨更進一步控制企業，益使減低企業的效率，加深官僚化，削弱生產機能。

②由經濟上部份的變動，外交上蘇俄之「和平共存」將配合積極展開。國際經濟協作……等，意見將更趨分歧而致蘇俄之控制益見減弱。

③俄共雖一再強調，無意改變馬列主義的經濟原則，實際上就是一類經濟上修正主義的傾向，今後匪俄之爭論，勢將愈見熾烈。

④對於自由世界而言，俄共暴露其經濟上種種缺憾，自足以增加我們對於內情的認識而加強我們最後勝利的信念。

總之，俄共前此一再誇稱蘇維埃制度是平時最好的制度，也是最適於戰時的制度這一點，已不攻自破，以經濟方面而言，平時已顯露如許缺點，焉能再寄望於支持大規模的戰爭，我們無意抹煞蘇俄經濟在戰時的表現，但我們也不應該忽略當時英美兩國的援助。而今俄共所恃而戰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由和平競賽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者顯見已成泡影，不僅充分證明俄共經濟上的失敗，實在是整個共產主義的失敗。

王啓升先生：

此次改革是極有限的修正主義 另一原因是柯布清除異己份子

關於蘇俄
當前經濟改革
問題，本人有
兩點意見：

①布里茲涅夫在本年九月二十九日蘇共中央全會上透露蘇俄的種種病態：「哈爾科夫拖拉機廠的『德特——七四號』牌拖拉機，同伏爾加格勒拖拉廠『德特——七五號』牌拖拉機，名稱與性能相同，但兩種拖拉機的構造完全不同。里哈且夫汽車製造廠，出產『一三〇號』牌貨車，哈爾科夫汽車製造廠出產『亞茲——五三亞號』牌貨車，性能相同，惟發動機、軸承、變速器，以及其他主要構造等，都不是統一的。現在使用中的拖船，性能大體相

間，但因為這種拖船，是經過十個不同的主管部門十個設計機構設計的，所以這種拖船有十種不同的構造。伏爾加河石油鑽孔機改善建議書，要經過十五個主管簽署，以及蘇聯國家委員會的四位主席和加盟共和國的兩位領導人批准，因為手續如此之繁，所以經一年功夫，該建議書尚未批准。另外還有很普通的案件，竟需要三十個主管機構簽署。所以他主張工業部門要有統一的技术政策，避免平行重複製造的嚴重損害，其次，機構等級與辦事手續要簡化，以免拖延浪費時間。

這四種毛病，當然是非常嚴重，但如果讀一讀蘇俄從一九六三年三月開始逐日發表的黨政監察資料，那這些真是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粟。截至目前為止，這些已發表的黨政監察資料，將近二百萬字。這二百萬字的資料，都是確實在報導蘇俄全國政治上，尤其是經濟上的貪污、腐化、無能、營私舞弊、官僚主義、拖延主義於形式主義等黑暗醜惡面貌。這是蘇俄政治不自由、經濟不民主共產主義制度所造成的惡果，如果不推翻這種危害社會人羣的這不合理的制度，任何修正改良作法，都無濟於事。所以這次柯錫金所提出改革丹方，是極有限的修正方案，自然是注定要失敗的。何況蘇俄這種黨政監察資料是不斷地逐月在發表，這說明蘇俄社會病態，是永遠不斷地在產生，可以想像，蘇俄的經濟病態是制度的產物，如果不改變現行制度，問題永遠不會解決，那蘇俄對共產主義經濟的修正，只好永遠修正下去。

○蘇俄當前經濟改革，除了經濟本身種種病態此一因素之外，權力鬥爭當為另一重要因素。過去黑魯曉夫整肅「馬莫集團」，曾以經濟改革為藉口，來清除異己份子，於是從一九五七年七月起，陸續廢除全蘇主管工業的各種專業的建制，成立地方經濟區的國民經濟會議和中央的各種工業部門國家委員會，來排斥經濟管理機構中的「馬莫集團」份子，而代之以黑魯曉夫的黨羽。黑魯曉夫雖一年，但黑魯一手建立的這些中央的「國家委員會」和地方的「國民經濟會議」，依然存在，其中仍有黑魯的「忠實信徒」和潛勢力，這是柯錫金與布里茲涅夫提心吊胆，感到不安的。所以「布柯集團」亦效黑魯當年整肅「馬莫集團」的故技，為了排斥黑魯在中央和地方的這兩方面的力量，乘此次經濟改革的機會，將黑魯原設立的「國家委員會」和「國民經濟會議」這兩種建制同時廢除，而另行成立全蘇工業部十一個，聯盟兼共和國

蘇俄當前經濟改革問題

之部十七個，來安排「布柯集團」的黨羽。否則經濟改革，如果說要「改善工業領導，改進設計規劃，和加強工業生產的經濟刺激」等，這些都只是作手段與技術上的問題，實在用不着在中央和地大事改組機構，浪費精力和時間。

主席結論

我們聽了各位專家學者的發言以後，深感大家對本問題均有極濃厚而高深的主張、可惜為時間所限，還有本所若干專家學者未能發表他們的意見，好在各位如有未盡之意或者未能作口頭說明者，都可用書面提出，我們均將一加以整理，在本所出版的「問題與研究」月刊發表，以作海內讀者的共同參考。

本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 (二) 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日截稿。
- (三) 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為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 (四) 來稿請載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載明。
-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